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卅七號

據民國周希武著
民國周希武抄本影印

青海省

玉樹調查記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4108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玉樹調查記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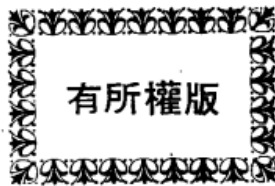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 文 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輓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自序

青海南部有囊謙等土司二十餘族皆番也衛藏通志謂之

阿里克等四十族其族數今其間唯玉樹四土司本

昔參差之故具見考證門

蒙古部族游牧通天河上流番人謂之達木其地當

西寧入藏孔道常代表海南各土司支辦供億故西

寧案牘率呼海南各土司為玉樹等二十五族及其

久也則沒去等字徑呼為玉樹二十五族遂以專名

為公名正猶隴省之名甘肅耳元之甘肅省止有河

濟細等地自洮河蘭會以東皆隸陝西而省治又在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其名本正明廢甘肅

玉樹周自乙

等處行中書省其名本正明廢甘肅省併于陝西清
初因之雍正分省時大勢以隴山為界乃沿用元人
甘肅之名此當而川邊附近囊謙目為隆慶二十五
事者之不學也族隆慶者囊謙之轉音也近年經略川邊者謂二十
五族為化外之民脅令投誠且置戍焉已得命於中
央矣而番民久隸西寧不樂屬川屢訴於甘而甘省
所據以入告之文猶然玉樹二十五族也隴蜀共爭
一地而稱名互岐紛紛爭執踰年莫決中央乃飭兩
省派員會勘時合肥張勳伯上將初督甘肅以邊關
道尹忠武軍統領周務學樸實耐苦文武兼資請特

派為查勘界務大員謂希武頗究心邊事委充隨員
兆陽牛君載坤故習測繪學遂邀與俱行以民國三
年八月由蘭首途至西寧取道海南小路踰大積石
山絕河源渡崑崙即巴顏哈拉山涉金沙江朝犯瘴
癘暮逐水草徑無入之地千餘里艱苦備嘗以十一
月晦抵結古即蓋多牛君復衝寒冒險徧歷各族測繪
地圖希武則訪問長老參考圖志真象既明疑誤冰
釋周特派員乃具條兩省誤會之由及番情向背之
機隴蜀控制之宜由張勳伯上將轉達中央踰年三

月奉令王樹二十五族准仍歸甘肅西寧管理川兵
退出境外凡駐結九閱月界務藏事希武公牘餘暇
輒最錄所聞並參以牛君調查所得久之盈卷以類
排比稍加刪潤命曰玉樹調查記沿用訛名取便稱
謂也乃為序曰禹貢析支崑崙說者以為析支在河
首崑崙在今新疆和闐南而雍州黑水清儒謂即潞
江番人所謂哈喇烏蘇者是也揚雄雍州牧歲黑水
西河橫截崑崙崑崙邪指閼闐畫為雍垠今玉樹二十五
族在崑崙之東黑水之北河源之南其為禹貢雍州

封略所及可斷言矣殷周盛時自彼氏羌莫不來享
來王三代以降帝王德衰不能及遠於是漢有西羌
之禍唐有吐蕃之患而禹迹故壤遂以敵國異域視
之矣唐太宗至以宗室女為公主下嫁吐蕃其酋迎
之河源即今娘磧北境是也元起朔漠囊括亞洲二
十五族夷為奴隸明逐蒙古而青海餘孽猶役屬玉
樹清初始脫奴籍羈縻勿絕及其衰也蒞盟委員視
為利藪誅求椎剝蕃不勝困而勢已積弱卒亦無敢
有抗顏行者始吐蕃盛時北陷河隴南沒松維以唐

之強而不能遏其狂姦及佛教大行於吐蕃人種日
滅殺心漸弭而獷悍忍驚之風亦稍稍衰矣故以趙
宋之文羸而吐蕃不能大為邊患明之季年套虜跳
梁海西不聞海南有煽動之事清之中葉南番剽掠
河北不聞西番有響應之謀斯非佛力去殺之明效
歟然天下之患每伏於大利之中彼唯不能為吾患
則亦不禁制遠夷而為吾効保塞之助王船山謂近
夷衰弱適足為崛起遠夷之資其今日吐蕃之謂乎
童駸無識被人傀儡終且張虎教猱獠糠及米况二

十五族與彼壤地毘連又同種同教哉玉樹不保勢
將北擾蒙古禍必中於湟中東煽果格患且及於洮
岷吾甘來日其盱食乎今國家縱不能急切圖藏豈
可坐令玉樹為之資耶顧玉樹鄙遠艱食宿兵實難
內地轉餉寧能持久計唯亟經營附近西寧蒙番逐
漸拓殖以及玉樹而經略之基須寧海特別區域實
行後以湟中之全力萃於青海始克有濟蓋自海濱
以至河首荒原亂岫豐草大泊目極千里往往無人
唯剛咱果格諸野番時出沒其間自非三月聚糧盛

列卒徒莫敢前往者倘兵屯既列亭障相聯道路無虞來往玉樹者漸多然後以兵保商以商興屯以屯足食而瘠陞可化為沃壤玉樹之植基既固即可聯絡川邊以為制藏之計今歐戰方酣不暇東顧吾國人欲經略海藏此誠千載一時之機會失今不圖後必噬臍而世之君子方且競爭權利於中區蹄涔之水坐視百餘萬方里之陞海榛莽際天以待他族之開闢此希武與牛君所為讀山有樞篇而相視流涕者也乃發憤述玉樹調查記以為經略青海之嚆矢

並以質世之留心邊事者都四萬餘言

維廿五族荒服於清民國勘撫疆索以明述部落記第一
兩戎維首崑崙之墟昔導厖委今詳其初述山脈記第二
夏如導江不竟其源黑水雍略後儒異言述水道記第三
與康特唐是亦一奇險阻既著籌邊是資述地形記第四
清末政圯蒙藏披離鑿彼圖此勿謂小夷述政治記第五
吐蕃崇佛殺去力衰因勢利導勝國是師述宗教記第六
聚麀鳥彘獸心未革立教易俗匪伊朝夕述風俗記第七
貨棄於地地瀕於邊混沌不鑿人將我先述實業記第八

蝸角蠻觸睚眦構兵事近蒐瑣可燭番情述掌故記第九
荒裔晚著史籍無徵補舉所見西瓜東鱗述攷證記第十

例言

一 玉樹本囊謙等二十五族中之四族而甘肅歷來
舊案以專名為公名相沿已久今姑仍之

一番名山曰拉水曰曲一作楚灘曰通一作塘溝中

有灘曰雲無曰囊一作郎曰隴曰科兩水之交曰

松多破曰原湖泊曰錯今概循用番稱以符名從

主人之義

一番族戶口及取民之制最難得其真象蓋恐增加
負擔或奪其利權故多隱匿不實今姑就可改者